

國學小叢書

唐代的戰爭文學

胡雲翼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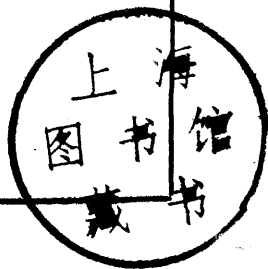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7 0090B

書叢小學國

唐代的戰爭文學

著者 胡雲翼
編輯主幹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1651913~~

唐代的戰爭文學目錄

| | | |
|-----|-----------|----|
| 第一章 | 時代的背景 | 一 |
| 第二章 | 初唐詩人的壯歌 | 一三 |
| 第三章 | 中唐詩人的非戰文學 | 二二 |
| 第四章 | 杜甫的非戰思想 | 三一 |
| 第五章 | 祈禱與詛咒 | 四〇 |
| 第六章 | 晚唐詩人的血 | 四八 |
| 第七章 | 出塞曲 | 五四 |
| 第八章 | 寶刀與戰馬 | 七七 |
| 附錄 | 談談非戰文學 | 八三 |

唐代的戰爭文學

第一章 時代的背景

戰爭是人類活動中一種最殘忍最恐怖的現象，同時也就是極普遍的現象。

愛好和平的現代人，受了歐洲大戰的巨創，都起來作非戰運動；愛好和平的文藝家都起來鼓吹非戰文學。倘非喪心病狂，這是誰也會贊同的吧。但是我們有什麼理由反對戰爭文學呢？人類到現在還不能避免戰爭，自然是全人類的羞恥；可是在世界和平沒有得着堅固的保障以前，在我們還沒有妥善的方

法避免戰爭以前，在人類的社會活動上，戰爭自然永遠留着普遍的怖夢。文學是表現，文學是一切社會活動留在紙上的影子，文學的表現更是不問表現的對象善不善，道德不道德；祇要是社會的活動現象，都是具有表現的價值。戰爭既是人類社會沒法避免的現象，文學自然要表現牠，反對乃是枉然的。

戰爭文學自然包括非戰文學在內；但是，非戰文學只是戰爭文學一部分的內容。戰爭文學的涵義，是指描寫一切戰爭或和戰爭有關係的事物的作品。那末戰爭文學的性質大體可以分爲三種傾向：

(甲) 主戰的文學；

(乙) 非戰的文學；

(丙) 描寫戰爭的文學。

僅僅認爲戰爭是人類一種活動的現象而加以表現，不事情感的挑撥，不

加理智的暗示，初無主戰與非戰之主觀，那末，這種作品自然只限於純粹描寫的戰爭文學；若是在描寫上加以主觀的暗示，在表現上參入情感與理智的成分，便變成主戰或非戰的文學了。

在某一個時代的社會，戰爭最活躍的時候，戰爭文學也就跟着成正比例的發展。歐戰便是一個好例。固然，礮火的無情，戰士的死亡，偉大的破壞，血肉橫飛，赤地千里，歐戰的影響引起了強烈的非戰文學的反動；可是強國的橫暴，無理的欺凌，弱小民族的被壓迫呻吟，戰敗國的悲哀，歐戰的另一影響，又伴起要求民族獨立與恢復國家光榮的主戰文學。在每一時代的戰爭文學，往往包涵着非戰文學與主戰文學矛盾的對峙。

若是我們的觀點從現代溯上古史去，我們便立刻發現過去的世界史不過是幾十百個民族相互爭鬪，幾十百個國家興亡交替的歷史。在我們的國度

裏，那浩如烟海的廿四史，不過是一部戰爭史；四千年的興亡替廢，也就是戰爭在那兒作祟的結果。既經戰爭貫穿了一切歷史的脈絡而支配着歷史的變遷，那末，戰爭文學也就跟着而佔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了。

戰爭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自然是繼續着重要的位置，每一時代的推移，戰爭文學便跟着添了一個新生命；時代不住的新陳代謝，戰爭文學也就不住的在文學史閃爍着一簇一簇的光燄。話雖如此，卻不能說無論什麼時代都是戰爭文學發達的時候。當着政治清明，國際無事之秋，戰爭的怖夢不會留在一般人之心，戰爭文學也就沒有發達的可能。在中國文學史上，戰爭文學最發展，最有光燄的，我們便不能不推有唐了。

我們從文學史上去看，唐代的戰爭文學，實具有兩大特色，決不是別的時代所能企及的。是那二大特色呢？

(一)是順調的。別的時代的戰爭文學，往往是時斷時續的。當着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國家還未曾底於安定，戰爭的影子還深印人心，戰爭文學遂跟着戰爭而得着發展。稍後，所謂戰爭文學便隨時代的漸漸安定而慢慢地消滅了。我們很容易看出那些時代，戰爭文學之興，每在一個時代的開始與終局。如東漢之末，南宋之初，元明之末，戰爭文學很發達；但是在同時代別的時候，却很難指出幾篇描寫戰爭的作品。西漢的中世，淫於富貴的古典賦異常發達；北宋二百年，只見言兒女情的小詞的發展。至於唐代便不然了。初唐詩人的氣魄，都具有吞併寰宇的野心，投筆從戎，立功塞外，我們只要讀他們的「述懷」，「感遇」詩，便知道初唐是英雄的，主戰的文學傾向。盛唐與中唐的詩人，有的是哀吟痛悼，詛咒戰爭的殘忍；有的是拔劍起舞，祈禱戰爭的勝利；這是戰爭文學的黃金時代。至於晚唐，誠然有一部分醉生夢死的文藝家，走上享樂主義的路上去了；同

時，戰爭文學也還保留着餘影，作斜暉的殘照。有唐三百年文學史，戰爭文學完全得着順調的發展，這是特色者一。

(二)是戰爭詩人之多。在別的時代縱然有幾篇戰歌，而純粹的戰爭詩人却極少，逕可以說沒有。蘇東坡，辛棄疾輩，豪放則有之，却不是戰爭詩人。在唐代詩人中，有『邊塞』一派，他們的描寫大都以『出塞曲』為主題；他們作品的風格，也就形成一種悲壯的傾向，無論是主戰與非戰的文學。這些『邊塞派』的詩人，便是戰爭詩人。固然有好多作家我們不能說他是純粹的戰爭詩人，他的作品也不必全是描寫戰爭的作品；可是戰爭文學已經成了時代的趨尚，無論那一個作家，至少也得吟幾首出塞曲。這便是說無論那一個作家，總得沾染一點戰爭文學的色彩。因為戰爭詩人的蔚起，戰爭文學的發達自然是預期的結果。

爲什麼戰爭文學在唐代得着順調的發展呢？爲什麼唐代戰爭詩人蔚起呢？這是我們敘述了唐代戰爭文學的特色以後必有的疑問。我們能夠圓滿解釋這種疑問，自然不能離開文學產生的背景說話。文學產生的背景自然是時代的背境；唐代戰爭文學所以這樣發達，便是因爲有唐時代背景適合於戰爭文學底發達的緣故。

在中國史上，我們也很容易發現出來，戰爭最活躍的要算是唐代了。三百年唐史，幾乎沒有那一個朝代沒有戰爭，幾乎沒有一個十年中沒有戰爭；有時是對外的侵略，有時是外患的壓迫，有時是內亂，有時內亂外患交迫着，有唐三百年的天下，便在這樣戰火迷漫的赤光裏面過去了。我們不妨將唐代各朝較大的戰事寫在下面：

(一) 唐高祖：李淵稱帝時，中國還沒有統一，竇建德，李密，王世充都稱帝

稱王，雖然依次討平了，李淵也就歿了。

(二) 唐太宗：貞觀之治，是歷史上最具有榮譽的，然唐太宗好大喜功，不斷的對外用兵。伐突厥，征吐谷渾，滅高昌，此其顯著者。尤以高麗一役，兵事連年不解，以終太宗之世。

(三) 唐高宗：高宗繼太宗的遺志，伐西突厥，征百濟，敗日本，數征高麗，破吐蕃，再攻突厥，敗骨篤祿；雖說每戰必克，邊疆大啓，但是國家的原氣因此損傷了不少。

(四) 武后：武后也要算女中英雄吧，她乘戰勝的餘威，討吐蕃，伐契丹，一再敗績，而雄心不已！

(五) 唐玄宗：玄宗的事業顯然可以分爲兩個時期：一是開元；一是天寶。開元時代是國內無事，對外用兵的時候，破契丹，伐渤海，無所不用其極；天寶時

代乃是內亂的時期了，安祿山叛唐，禍亂連年，中原騷擾不堪！

(六) 唐肅宗：肅宗僅僅在位七年，國內的變故也就不算少了。安祿山叛了以後，接着又是安慶緒的叛，接着又是史思明、史朝義的叛，待郭子儀、李光弼的破賊成功，肅宗也快死了。

(七) 唐代宗：代宗時，經過這樣的內亂，外患也就逼緊來了。吐蕃入寇，回紇、吐蕃聯盟入寇，邊城時時告警，社稷已形不安。

(八) 唐德宗：國勢日微，外患頻仍，內亂一發而不可收拾。在這時期背叛的，有李希烈、朱滔、王武俊、朱泚、吳少誠……繼續作亂。

(九) 唐憲宗：藩鎮日益強梁，叛附無常。憲宗在位十五年，而繼續作亂的有劉闢、李錡、王承宗、吳文濟……雖然依次討平，却已無有寧日了。（順宗在位八月，穆宗在位四年，敬宗在位二年，時期甚短，無甚可敘。）

(十) 唐文宗：朋黨宦官之亂大作。

(十一) 唐武宗：藩鎮繼續作亂，雖張仲武討平盧龍軍，雖劉沔大破回紇，

而變亂仍無已時。

(十二) 唐宣宗：內有朋黨宦官之禍，外有藩鎮之叛。

(十三) 唐懿宗：浙東盜賊羣起，禍結連年。

(十四) 唐僖宗：王仙芝作亂，黃巢繼之，長安陷落，僖宗出走。至李克用破

黃巢，收復京師，變亂亘十餘年。

(十五) 唐昭宗：這是有唐覆亡時期，在這最末十五年內的戰爭：秦宗權

僭號伏誅，張濬討平李克用，李茂貞反，李克用發兵入京師，宦者劉季述幽禁昭宗，朱全忠大舉入朝……經過這樣的內變外禍，有唐的社稷也就在這鼙鼓聲

中『嗚呼尙饗』宣告終結了。

這僅僅是粗略的敘述，我們便知道唐代的內變外亂，戰爭殺伐，脈絡相聯，無或已時！有了這樣戰爭時代的背境，戰爭文學的發達自是自然的趨勢。

我們就唐代戰爭作線索底考察，更可以發現唐代戰爭文學與唐代戰爭的起伏線和性質的傾向都是相吻合的。依唐代戰爭的起伏線和性質的傾向，我們可以分唐代戰爭文學爲三時期：

(一) 初唐詩人的壯歌；

(二) 中唐的非戰文學與主戰文學；

(三) 晚唐詩人的頹廢吟。

這是很顯然的：初唐時代，國勢正強，四出征討，擴張疆宇，人人都想立功塞外，名勒燕山，封萬戶侯，軍容旣盛，歌詩亦壯，自然而是好戰喜功的英雄文學；中唐時代，內變與外患交迫着，詩人眼看着內亂的慘狀，弄得十室九空，人民流

離喪亡，自然引起他們的非戰思想；同時外侮頻仍，社稷其危，神聖華胄，且將淪於夷狄，也就激發他們的愛國情緒，而謳歌主戰；晚唐時代，國運已頹，殺伐戰爭，已經司空見慣，人民對於戰爭由恐怖而變爲玩視，而環境的悲慘，生命的淹忽，反導引人民到享樂主義的路上去，頹廢享樂的作品於是在晚唐的戰潮中發達起來。

既經認識了唐代文學與唐代戰爭背景的關係，我們且慢慢地將唐代戰爭文學來加以系統的論列。

第二章 初唐詩人的壯歌

初唐是有唐二百年的黃金時代，無論牠的文治武功，以及文學藝術，都顯著活潑的朝氣。初唐的詩人，不比中唐詩人的狂妄與浪漫，更不比晚唐詩人的頹廢，他們都是比較有高遠的眼光，在生活上面努力的。自然也有些例外，如王勃、宋之問輩的詩中，仍然是不關心時事的成分極濃厚。可是，就這一個全時代而言，初唐真是朝氣似的文壇。他們——初唐的詩人——的懷抱，他們的氣魄，他們的行爲，都有些不可一世之概。這當然是時代使然。有了唐太宗的好大喜功，然後才有貞觀開元之治，人人都朝着努力的方面走。說到投筆從戎，誰個不慷慨激昂，摩拳擦掌！我們試檢讀初唐詩人的壯歌，真是精神爲之一爽，覺得中唐、晚唐人的作品都是病態的了。本來，初唐是承繼六朝靡麗的文風，文選派的

作家大都只是講究古典。初唐詩人乃一振臂而洗其因習的文風，抒寫偉大的懷抱，而爲壯美的文學。英雄氣概，令人起敬，只要我們一讀魏徵的感遇詩，便會鼓舞起來：

『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羈南越，憑軾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吟寒鳥，空山啼夜猿。旣傷千里目，還警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魏徵（公元五八〇——公元六四三年）不是詩人，是一個政治家。唯其不是詩人，所以他的詩不落六朝人的窠臼，而能振拔，傾寫胸臆的壯志。這樣的感遇詩決不是六朝人做得出來的。

說起初唐，我們決不會忘記初唐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在四

傑裏面，我們最要認識的是駱賓王。大約我們總記得曾經有人說過『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以譏四傑之只擅才華。其實駱賓王，不單是一個詩人。他曾幫助徐敬業討武后，我們讀過他的討武后檄文，是何等的豪邁！他的詩歌，也正如其文。例如：

『平生一顧念，意氣溢三軍。對日分戈影，天星合劍文。弓弦抱漢月，馬足踐胡塵。不求生入塞，唯當死報君。』（從軍行）

『邊烽警榆塞，俠客度桑乾。柳葉開銀鏑，桃花照玉鞍。滿月連弓影，連星入劍端。不學燕丹客，空歌易水寒。』（俠客遠從容）

『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山路猶南屬，河源自北流。晚風連朔氣，新月照邊秋。竈火通軍壁，烽煙上戍樓。龍庭但苦戰，燕頷會封侯。莫作蘭山下，空令漢國羞。』（晚泊蒲類）

讀了駱賓王的詩，便知他是一個忠君愛國思想極濃厚的人。『不學燕丹客，空歌易水寒』、『莫作蘭山下，空令漢國羞』這很可以看出賓王的氣魄。又如：

『壯志凌蒼兕，精城貫白虹。君恩如可報，龍劍有雌雄。』（邊城落日）

『投筆懷班業，臨戎想顧勳。還應雪得恥，持此報明君。』（宿溫城望軍營）

賓王既然抱着這樣極端的愛國思想，自然對於『僞臨朝』的武后，要爲熱烈的反抗。在四傑中，賓王要算第一人，蓋不僅文藝上的深造已也。

楊炯雖然沒有駱賓王那樣雄健的氣魄，他那種英發的志願却不下於駱賓王。他的詩有：

『塞外欲紛紜，雌雄猶未分。明堂占氣色，華蓋辨星文。二月河魁將，三千太乙軍。丈夫皆有志，會見立功勳。』（出塞）

『卿家本六郡，年長入三秦。白璧酬知己，黃金謝主人。劍鋒生赤電，馬足

起紅塵。日暮歌鐘發，喧喧動四隣。」（劉生）

盧照鄰的詩也充盈了豪俠氣，且舉他的一首五言律爲例：

『劉生氣不平，抱劍欲專征。報恩爲豪俠，死難在橫行。翠羽裝刀鞘，黃金飾馬纓。但令一顧重，不吝百身輕。』（劉生）

有劉希夷者，我門讀過他的代悲白頭翁詩的人，都知道『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哀豔動人；却不料在另一方面，他也喜歡寫悲憤的壯歌。例如：

『秋天風颯颯，羣胡馬行疾。嚴城夜不開，伏兵暗相失。天子廟堂拜，將軍凶門出。紛紛伊洛道，戎馬幾萬匹。軍門壓黃河，兵氣衝白日。平生懷仗劍，慷慨卽投筆。南登漢月孤，北走代雲密。近取韓彭計，早知孫吳術。丈夫清萬里，誰能掃一室。』（從軍行）

與劉希夷同時有沈佺期。他的詩有人說是不脫六朝的系統；可是，從戰歌一方面說，沈氏也有很悲壯的作品：

『胡騎犯邊埃，風從丑上來。五原烽火急，六郡羽書催。冰壯飛狐冷，霜濃候雁哀。將軍朝授鉞，戰士夜銜枚。紫塞金河裏，葱山鐵勒隈。蓮花秋劍發，桂葉曉旗開。祕略三軍動，妖氛百戰摧。何言投軍去，終作勒銘回。』塞北

稍後於沈佺期，有陳子昂。陳氏是極端反六朝文體，而且是有唐文學革命的先鋒。他的作品真如他自己所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的詩歌裏往往寓着強烈的忠君愛國的精神。隨便舉幾個例：

『平生白雲意，疲薺愧爲雄。君王謬殊寵，旌節此從戎。按繩當繫虜，單馬豈邀功。孤劍將何託，長謠塞上風。』東征答朝臣相送

『匈奴猶未滅，魏絳復從戎。悵別三河道，言追六部雄。雁山橫代北，狐塞

接雲中。勿使燕然上，惟留漢將功。』(送魏大從軍)

『忽聞天上將，關塞重橫行。始返樓蘭國，還向朔方城。黃金裝戰馬，白羽集神兵。星月開天陣，山川列地營。晚風吹畫角，春色耀飛旌。寧知班定遠，獨是一書生。』(和陸明府贈將軍重出塞)

陳子昂的事業，並不值得我們怎樣去表彰；但觀摩他的詩格的確有英雄的氣概。此外初唐詩人中如李矯，杜審言，崔顥輩，也不是沒有值得我們舉例的。在他們集子裏面很容易發現英雄氣魄的壯歌，這裏限於篇幅，只好一概從略了。

爲什麼初唐詩人那樣積極地主戰呢？難道他們都沒有覺察戰爭的痛苦嗎？難道他們都是好殺好戰的天性嗎？難道他們都是喪心病狂嗎？讀了初唐詩人的戰歌以後的讀者，也許要發生這樣的疑問。由上面的那些例子看來，只要

我們稍稍去分析一下，便知道初唐人的戰歌裏面，包含着兩種原動力：一種是在內的原因，一種是在外的誘力。在內的原因是重意氣，這是民族性有以使然。尤其是北方人，史記所云『燕趙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他們只要一言允諾，或是意氣不平，便爾生命相許，從戎出塞。這種重意氣，也可以叫做愛國心，不過意識不明瞭罷了。楊炯從軍行詩云：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所謂『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便是愛國心的表現。這種愛國的熱忱自然是超乎利害得失的。魏徵詩所云『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因爲『感激重然諾』於是按劍長驅，懷抱『願斬單于首，長驅靜鐵關』，『不求生入塞，唯當死報君』的志願，從戎出塞去了。

初唐詩人主戰的第二因——在外的原因，便是功名的誘惑。天下最能夠誘惑人的，惟有功名，能够使人置死生於不顧。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後出塞）

老杜這首詩將唐詩人主戰心理完全暴露了。『不有封侯相，徒負幽并客，』
『勿使燕然上，惟留漢將功。』那些英雄壯士的『投筆從戎』，何嘗不是功名在那兒作祟的結果。

不過，原因總不是單純的：一方面因為意氣的衝動，一方面又因有功名的誘惑，加以初唐政治清明，國富兵強，正是男兒好試身手的時候，因此一般有為的青年，都抱着立功塞外，名垂青史的夢想。因此造成初唐文壇上主戰文學的特色。

第三章 中唐詩人的非戰文學

曇花一現的初唐主戰的壯歌，到了中唐，便變爲淒苦的征怨曲和傷亂的哀吟了。

中唐非戰文學崛起，從時代背景去考察，也有在外在內兩種原因。在外的原因，是苦於強寇的侵略，無力抵抗；而蠻兵姦淫擄掠，無所不用其極，發爲傷感的哀吟。如雍陶哀蜀人而作南蠻俘虜詩：

『但見城池還漢將，豈知佳麗屬蠻兵。錦江南渡遙聞哭，盡是離家別國聲。』(初出成都聞哭聲)

『雲半路出陷河西，毒草長青瘴色低。漸近蠻城誰敢哭，一時收淚羨猿啼。』(入蠻界不許有哭泣之聲)

又徐凝詩云：

『守隘一夫何處在，長橋萬里只堪傷。紛紛塞外烏蠻賊，驅盡江頭濯錦娘。』（蠻入四川後）

這種作品只有消極的感傷，還不能算是非戰文學。中唐詩人非戰文學的內容，最傾向於『征怨』一方面。

本來從軍是只有痛苦的，即使征戰而勝，死是征人死，功是將軍功。就兵士一方面說，實在只有悲哀，只有淒苦，那裏有愉快之可言？且看中唐人的哀歌：

『兵罷淮邊客路通，亂鴉來去噪寒空。可憐白骨攢孤塚，盡爲將軍覓戰功。』（張贛弔萬人塚）

『澤國江山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曹松）

『上將擁黃鬚，安西逐指呼。離鄉俱少壯，到磧滅肌膚。風雪夜防塞，腥羶朝繫胡。爲君樂戰死，誰喜作征夫。』（曹松塞上行）

這樣『伏屍百萬，流血千里』，自然是極可怕的現象，無論你怎樣意氣干青雲，欲乘長風破萬里浪的雄心，一看到成千萬的枯骨，總不免掉幾點兒女的酸淚。何況士卒的犧牲，只完成主將的英名，更何苦來！即使幸不至於死，而征戍頻年，欲歸不得，因此便引起無窮的鄉思，無邊的閨怨：

『有田不得耕，身臥遼陽城。夢中稻花香，覺後戰血腥。漢武在深殿，唯思廓寰瀛。中原半烽火，比屋皆點行。邊土無膏腴，閑地何必爭？徒令執耒者，刀下死縱橫。』（司馬札古邊卒思歸）

『連年戍邊塞，過卻芳菲節。東風氣力盡，不滅陰山雪。蕭條柳一枝，南枝葉微發。爲帶故鄉情，依依藉攀折。晚風吹磧沙，夜淚啼鄉月。凌煙閣上人，

未必皆忠烈！(干瀆戍卒傷春)

『盧龍塞外草初肥，鴈乳平蕪曉不飛。鄉國近來音信斷，至今猶自著寒衣。』

『八月霜飛柳半黃，蓬根吹斷雁南翔。雁頭流水關山月，泣下龍堆望故鄉。』(盧汝弼邊庭四時怨)

『惆悵江南早雁飛，年年辛苦寄寒衣。征人豈不思鄉國，只是皇恩未放歸。』(陳陶水調曲)

這是塞外鄉思的描寫，雖然沒有積極地表示非戰的思想，卻在悲哀的調子裏面暗示一種強烈反抗的精神。也許出塞時候實在是抱負『會須麟閣留蹤跡，不斬天驕莫議歸』的決心；可是，十年塞外，患難餘生，青春老去，白髮生悲，自然會引起異域的鄉思。同時，也就引起對於戰爭的厭惡來。我們試讀詩人陳

陶的隴西行：『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閨中夢裏人。』同來死者傷離別，一死孤魂哭舊營！若作這樣想時，什麼功名利祿的迷夢都要打破了，對於戰爭，只有厭倦，只有詛咒。以下更舉幾首閨怨詞做例：

『春風昨夜到榆關，故國煙花想已殘。少婦不知歸未得，朝朝應上望夫山。』（盧汝弼邊庭四時怨）

『夫在蕭關妾在吳，西風吹妾妾憂夫。一行書信千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王駕古意）

『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王昌齡閨怨）

邊愁吧，閨怨吧，這都還是非戰的傍面的描寫，並不是積極地底非戰。唐人的積極非戰的文學，不是建設在對外的戰爭上面，是建設在內廷的戰禍上面。

原來對外戰爭是民族的鬭爭，從軍往往含有立功異域和同仇敵愾的心理，雖然戰爭慘酷也不能不赴難以衛祖國。至於內爭，便只是國民殺國民，沒有種族上的意義；而殺戮的慘酷，每致家破人亡，十室九空，自然要引起詩人的哀吟而力主非戰。例如：

『歲暮兵戈亂京國，帛書問道訪存亡。還信忽從天上落，誰知彼此淚千行。』（韋應物寄諸弟）

『手種茱萸舊井傍，幾回春露又秋霜。今來獨向秦中見，攀折無時不斷腸。』（武元衡長安賊中寄題江南所居茱萸樹）

『長聞爲政古諸侯，使佩刀人盡佩牛。誰謂今來正耕墾，卻銷農器作戈矛。』（張祜悲納鐵）

『春草長河曲，離心共渺然。方收漢家俸，獨向汶陽田。烏雀空城在，樺蕪

舊路遷。山東征戰苦，幾處有人煙？（劉長卿送元判官）

『去年于戈險，今年蝗旱憂。關西歸戰馬，海內賣耕牛。』（殷堯藩傷亂）

『莫歎將軍逼將軍，要卻敵。城高功亦高，爾命何勞惜？』（陸龜蒙築城詞）

最能够描寫征戰苦的，要算白居易的新豐折臂翁。那是一首七言古風，在中唐詩人的非戰文學裏，面是一首最令人驚心動魄的長歌。中如：『……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飛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塚上哭啾啾。……』這雖然不是直接描寫征戰苦，卻以甘願折臂殘體，不願從軍，以反襯征戰之苦，誠描寫之上乘。此外中唐詩人的非戰作品極多，我們實在不能找出中唐詩人沒有非戰作品的例外出來。舉例實不勝舉。歸納起來，我們可以看出中唐非戰文學的兩個要點：

(一) 描寫底客觀；

(二) 描寫的婉曲。

中唐詩人的非戰作品，往往是客觀的寫實，只限於敘說戰爭的悲哀的現象，或是描寫戰爭的傍面關係，如寫景色，如寫閨情。這種傍面關係的描寫，或是純粹客觀的描寫，是更要能夠動人；尤其是在那些古詩體裏面，如白居易，杜甫輩所作的非戰樂府，多屬客觀的敘事詩。這種敘事詩的感人力量是很深的。至於描寫的婉曲，在中唐非戰詩中也自然要算一種特色。因為中唐詩人着意婉曲的描寫，往往意在言外，而有含蓄與諷刺的意味。如上面所舉陸龜蒙的築城詞：『莫歎將軍逼，將軍要卻敵。城高功亦高，爾命何勞惜？』這種詩的意味是很深厚的。李白作詩本是極不受拘束，而有『黃河之水天上來』之勢，但他的非戰詩也頗婉曲。如所作奔亡道中三首之一：

『蘇武天上，田橫海島邊。萬里關塞斷，何日是歸年？』

『森森望胡水，青青蘆葉齊。歸心落何處，日沒大紅西。歇馬傍春草，欲行遠路迷。誰忍子規鳥，連聲向我啼。』

這是李白在戰爭亂亡中的詩，描寫亦異常婉曲，非戰的意義也是很含糊。我們要問：爲什麼中唐詩人要這樣客觀地婉曲地描寫呢？這自然是中唐詩人『誠惶誠恐』，惟恐以忤時得罪，不能不那樣客觀地婉曲地寫。至於描寫的婉曲的另一原因，則由受詩經溫柔敦厚的影響，不以直訴爲詩的主旨，所以中唐詩人的非戰詩，大都轉灣而又轉灣，直至原意隱晦爲止。這種沒有積極的反抗精神，沒有激昂慷慨的精神，只消極地，消極地哀吟，實在是中唐非戰文學的一大缺點。

第四章 杜甫的非戰思想

在中唐詩人的非戰文學裏面，杜甫的非戰詩實在是劃一特色。剛纔我們說過：沒有一種積極的反抗精神，沒有慷慨激昂的精神，只消極地，消極地哀吟，實在是中唐非戰文學的一大缺點。但是杜工部卻不能不算是一個例外。老杜的非戰詩，不僅具有積極的反抗精神，不僅具有激昂慷慨的精神，由作品的分量方面說，也要佔他詩集內容的一大部分，比任何作家的作品要多；由作品的藝術方面說，老杜的非戰詩的描寫，其技術比任何作家都要高明。這是杜甫非戰詩的兩大特色。請先言杜甫非戰文學的來源：

在中唐詩人中，我們知道有很多作家是很頹廢的，如李白，李長吉是；有些作家是很飄逸的，如王維，孟郊是；有些作家是享樂主義的，如王昌齡，白樂天是；

有些作家是很高貴的，如張九齡是。這些都是離開社會人生很遠的作家，他們有時雖主張非戰，發爲哀吟，實非親切之感。只有杜甫，他的生活史便是一部飄流史，他一生席不暇暖，到處奔波。痛苦，艱難，喪亂，離散，疾病，流浪，死亡……這一切不幸的命運，便擺佈了老杜全部的生命。家破人亡，兄弟妻子離散，這在杜甫詩中的表現只有瘡傷，只有哀吟。因爲杜甫一生都在下層社會裏面飄流，所以他能够握住下層社會的一切痛苦，最認識真切，表現出來也就最爲親切有味。戰爭的痛苦在中唐時是普遍了社會，到處觸景傷情，杜甫自然不免反覆地吟詠，所以非戰文學在杜詩裏佔的分量最多。而且，杜甫因爲對於戰的罪惡，感覺得異常親切，他滿腔憤懣不平之氣，在作品裏面也就盡量的迸發，而不復有含蓄委婉了。這是杜甫非戰詩與其他中唐人的作品不相同的地方，同時，也就是杜甫非戰詩的特色。

先從杜甫的自哀說起吧。家破人亡，兄弟妻子離散，這是杜甫切身的痛苦；而構成這種痛苦的原因，卻是戰亂。老杜對於這種戰亂中所受的痛苦，異常痛恨。且看他的詩：

『喪亂聞吾弟，飢寒傍濟州。人稀書不到，兵在見何由。憶昨狂催走，無時病去憂。』即今千種恨，惟共水東流。（憶弟）

『戍鼓斷人行，邊秋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况乃未休兵。』（月夜憶舍弟）

『近有平陰信，遙憐舍弟存。側身千里道，寄食一家村。烽舉新酣戰，啼垂舊血痕。不知臨老日，招得幾人魂？』（得弟消息）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春望）

杜工部以憂患餘生，其詩自沈痛之極！可是在這種自哀的作品，還是沒有積極地發揮戰爭的罪惡；積極地抒發戰爭的罪惡的杜詩，是在老杜的絕句和古詩裏面。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殘一人出駱谷。自說二女鬻臂時，回頭卻向秦雲哭！』

『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畧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盜賊的橫行，無所不用其極；官軍的殘暴，更有甚於羌胡，而兵結連年，禍亂莫滅。杜甫的這三首絕句，已經把中唐時代內爭的罪惡，揭發無餘。不嫌再舉幾

個例子。

『萬國尙防寇，故園今若何？昔歸相識少，早已戰場多。』

『胡虜何曾盛，干戈不肯休。閭閻聽小子，談笑覓封侯。』

『任轉江淮粟，休添苑囿兵。由來貔虎士，不滿鳳皇城。』

『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亂雲低薄暮，急雪無迴風。瓢棄樽無綠，爐存火似紅。數州消息斷，愁坐正書空。』（對雪）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霑襟血，梳頭滿面絲。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衰疾那能久，應無見汝時。』（遣興）

『盜賊浮生困，誅求異俗貧。空村唯見鳥，落日未逢人。步壑風吹面，看松露滴身。遠山迴白首，戰地有黃塵。』（東屯北崦）

詩人，如其情感豐富的詩人，對於這樣無益的內爭，除了成就極少數野心

家的功名，只有增加人民的痛苦，只有製造社會的罪惡的內爭，自然是極力詛咒而反抗的。這可以說是中唐詩人非戰文學的共相。然而中唐詩人的非戰詩，往往只限於斷片的描寫；能够作長篇的非戰底敘事詩，在中唐除了白居易外，便只有杜甫。白居易的新豐折臂翁，已經在前面舉例過，這裏我們不妨舉幾首杜甫非戰底敘事詩示例。那是兩首古風：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裾。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石壕吏）

『車麟麟，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

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傍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更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裏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况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隣，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怨舊鬼哭，天陰雨溼聲啾啾。

〔兵車行〕

杜工部是最接近下層社會而能够深切地了解他們的生活的詩人，所以他的作品最能够表現下層社會的悲哀和痛苦，表現深刻而有力。像這樣非戰的敘事詩，恐怕是藝術描寫的極限了吧！中唐詩人的非戰文學的描寫，沒有能

够超越杜工部之上的。推厥原因，也就是因爲他們只看着戰爭的不對，而沒有親身經歷戰禍的痛苦，所以不能有深刻的表現。杜甫則半生在戰爭的圈子裏面跳來跳去，弄得他家破人亡，兄弟妻子離散，所以表現出來，沈痛淋漓，不忍卒讀。唐代非戰文學到了杜工部，無論量數與藝術，已經是發展到了最高點了。

講到杜甫非戰文學的思想，實在說起來，原只是人情之常；我們也不能在杜詩裏面鈎稽出一種如何高奧的非戰哲學來。我們只覺得杜甫的腦子裏是充滿了非戰思想；他的反對戰爭，是反對戰爭的破壞性。『和平』與『愛情』這是中國詩人所酷愛的，而戰爭卻專門破壞社會的和平，愛情也因戰爭而失卻了圓滿。況且那樣人殺人，一方面血流成河，伏屍遍野，一方面又是製造無窮的孤兒寡婦，這如何是詩人所看得慣的，更如何是多情的詩人杜甫所能忍的？這便是杜甫的非戰思想，並沒有什麼高奧的哲理包涵着，只是人情之常的思想。

我們所應該認識杜甫的，也就是他這種熱烈的人情之常的有普遍性的非戰思想。

第五章 祈禱與詛咒

詩人究竟是情感的支配者，而不是思想家。一個思想家的思想總是有條理的，有系統的；然而詩人的思想卻往往為情感所支配，時常衝突，時相矛盾。有時是痛恨人生，詛罵社會，有時又是熱愛人生，謳歌社會。對於戰爭亦然。中唐詩人對於戰爭要算是詛咒到萬分了，有時卻又祈禱戰爭。這種極端矛盾的思想與感情，表面看來，似乎是很奇怪；其實，無理的內爭固然是應該詛咒而反抗的，但是外侮的侵略可以不抵抗嗎？國土的淪亡可以不謀恢復嗎？祖國的首都為羌胡所佔領了，可以不管嗎？成千成萬的婦女都被匈奴異種擄去了，能不憤恨嗎？對付蕃夷的方法，最妥善的是講和，可以避免戰爭的危險，然而『番情終不測，今日慢言和』唐代的詩人都這樣呼喊着。

中唐詩人最反抗戰爭的是杜工部，同時，他也是祈禱戰爭的詩人。他的詩有時是反對那些用士卒之命，來獵取功名的，如『胡虜何曾盛，干戈未肯休。閭閻聽小子，談笑覓封侯。』但另一方面，杜詩，又是熱心功名的，如『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坵！』又如去秋行：『去秋涪江木落時，臂槍走馬誰家兒？到今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在巴人稀。戰場冤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這對於戰爭已經是很傷感了；而後出塞曲卻是：『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豈知英雄主，出師亘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羣。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卻又積極主戰了。這種矛盾的心理，沒有一個中唐詩人是能夠例外的。原來詩歌的泉源是情感，而情感這個東西，又是捉摸不定，沒有一定流動的方向，沒有一定的模樣。有時笑，有時哭，有時戀愛，有時厭惡，都是依着當下

情緒的波動而定，不是能够預期的。大約中唐詩人的詛咒戰爭，乃是詛咒國內的戰亂，惋惜無辜的死亡；而祈禱戰爭，乃是抵抗國外的侵略，和建立功名的野心。請略舉中唐詩人的詩作例。

『十二年來多戰場，天威已息陣堂堂。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杜甫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

『蕭關隴水入官軍，青海黃河卷塞雲。北極轉愁龍虎氣，西戎休縱犬羊羣。』（杜甫喜聞盜賊總退口號）

『岑參獻封大夫破播仙凱歌：』

『鳴笳疊鼓擁回軍，破國平蕃昔未聞。丈夫鵠印搖邊月，大將龍旗掣海雲。』

『蕃軍遙見漢家營，滿谷連山遍哭聲。萬箭千刀一夜殺，平明流血遍空

城。」

王維平戎辭：

『大白秋高助漢兵，長風夜卷虜塵清。男兒解却腰間箭，喜見君王道化平。』

戴叔倫塞上曲：

『漢家旌旗滿陰山，不遣胡兒匹馬還。願將此身長報國，何須生入玉門關。』

王昌齡從軍行：

『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河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

山。

『驄馬新跨白玉鞍，戰罷沙場月色寒。城頭鐵鼓聲猶振，匣裏金刀血未乾。』

李白從軍行：

『從軍玉門道，逐虜金微山。笛奏梅花曲，刀開明月環。鼓聲鳴海上，兵氣擁雲間。願斬單于首，長驅靜鐵關。』

李益赴邠甯留別：

『身承漢飛將，束髮卽言兵。俠少何相問，從來事不平。黃雲斷朔歛，白雪擁沙城。幸應邊書募，橫戈會取名。』

張祜采桑：

『自古多征戰，由來尙甲兵。長驅千里去，一舉兩蕃平。按劍從沙漠，歌謠

滿帝京。寄言天下將，須立武功名。』

王涯塞上曲：

『天驕遠塞行，出鞘寶刀鳴。定是酬恩日，今朝覺命輕。』
『塞虜常爲敵，邊風已報秋。平生多志氣，箭底覓封侯。』
『戈甲從軍久，風雲識陣難。今朝拜韓信，計日斬成安。』
『燕領多奇相，狼頭敢犯邊。寄言班定遠，正是立功年。』

薛奇重塞下曲：

『驕虜初南下，煙塵暗國中。獨召李將軍，夜開甘泉宮。一身許明主，萬里總元戎。霜甲臥不暖，夜半聞邊風。胡天早飛雪，芳檄多轉蓬。寒雲覆水重，秋氣連海空。金鞍誰家子，上馬鳴角弓。自是幽并客，非論愛立功。』

這種中唐詩人的戰歌，是何等的悲壯，何等的英雄氣魄！他們的祈戰歌，顯

然是拿立功和愛國做他們的文學的泉源。在唐代戰爭文學裏面，只有中唐詩人的祈戰歌和初唐詩人的壯歌是英雄的文學。我們讀中國文學史，大多數的篇幅都被兒女文學佔去，英雄文學僅佔一角的位置；於此我們益覺中唐詩人的祈戰歌和初唐詩人的壯歌的可貴。尤其是中唐詩人的詛咒與祈禱，我們試一比較研究他們的作品，很容易看出他們的思想與感情的交闕，看得出他們對於破壞和平的戰爭是異常厭惡的，又看得出他們愛國心的強烈。他們的非戰思想又與愛國情緒時常交闕着，結果往往是愛國的情感佔勝利，而絕對的主張『攘夷』。所以『祈戰歌』在中唐也是很發展的。在中唐詩人的戰爭文學裏面，特別形成一種『邊塞派』的文學。這種『邊塞派』的文學，無論是詛咒戰爭與祈禱戰爭，他們的作品風格，總有一種悲壯的傾向，總有一種胡笳的意味。如：

王翰涼州詞：

『蒲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王之渙涼州詞：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唐代邊塞派詩人中，除了王翰，王之渙外，李白，王昌齡與高適都是值得注意的。

第六章 晚唐詩人的血

我們談唐史，知道自中唐以後，國勢越發飄搖不定了，社會越發紊亂不堪了，本來是只有導火線的內亂，更加蔓延起來了；外患原來是不足慮的，現在也強橫起來向唐進攻了。到了晚唐，國運已經在淒風苦雨裏度着，苟延一線的殘喘。我們相信，當着這樣國事危急存亡之秋，內亂外患交迫，晚唐的詩人，應如何本着中唐詩人的非戰精神，更猛烈的反抗一切無理殘殺的內爭；應如何本着中唐詩人的愛國精神，更有力的鼓吹一致對外的主戰。我們相信晚唐的詩壇，一定是慷慨悲歌的文壇，一定是血和淚的文學。然而在事實上，晚唐的詩人，卻只有沈默，沈默！

試舉林寬的詩：

『帶號乞兵急，英雄陷賊圍。江山猶未靜，魚鳥欲何歸。城露桑榆盡，時平老幼稀。書從戰後得，讀徹血盈衣。』（和友人賊後）

這首詩可以說是晚唐時代的縮影。晚唐詩人的血呀，爲什麼不沸騰起來？爲什麼不揮灑出來？而只是這樣沈默！沈默！我們不是說晚唐沒有一個呼喊戰爭的詩人，沒有一首激昂慷慨的詩，如上所舉林寬的詩，便是一首很沈痛的哀吟。又如杜牧之也有這樣的詩，例如：

『烟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泊秦淮）

這也有亡國的哀思，可是並不沈痛，只有一縷淡漠之感。而且像這樣淡漠之感的詩，在晚唐也是鳳毛麟角呢。他們的思想都是醉生夢死的享樂主義，他們的生活都是沈醉於象牙之塔，他們的作品只知吟風弄月，他們作品的字眼

都是很美的，很古典的，他們作品的風格都是很華豔很綺麗的。試舉杜牧，李商隱，溫庭筠的詩作代表：

杜牧詩：

『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遣懷）

『官罷江南客恨遙，二年空被酒中消。不知暗數春游處，偏憶揚州第幾橋。』（遣懷）

『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墜樓人。』（金谷園）

『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彫。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寄揚州韓判官）

『折戟沈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
喬。』(赤壁)

李商隱詩——

『巧笑知堪敵萬幾，傾城最在著戎衣。晉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王獵一
圍。』(北齊)

『水精如意玉連環，下蔡城危莫破顏。紅綻櫻桃含白雪，斷腸聲裏唱陽
關。』(贈歌妓)

『巫峽迢迢舊楚宮，至今雲雨暗丹楓。微生盡戀人間樂，只有襄王憶夢
中。』(過楚宮)

『非關宋玉有微辭，卻是襄王夢覺遲。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
疑。』(有感)

溫庭筠詩：

『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風葉下洞庭波。酒酣夜別淮陰市，月照高樓一曲歌。』（贈少年）

『井底點燈深燭伊，共郎長行莫圍碁。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新添聲楊柳枝辭二首之一）

『高低深淺一闌紅，把火殷勤繞露叢。希逸近來成懶病，不能容易向春風。』（夜看牡丹）

咳！晚唐的詩人。國家快要亡了，他們還在那兒『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赤壁之戰，本來是能引起悲壯之感的，如蘇東坡的大江東去，何等激昂，而杜牧之寫來，便變成『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的艷情詩了。這種詩，就藝術論，實在是很工的，只是離開時代太遠了，離開環境太遠了。如

溫庭筠詩：『希逸近來成懶病，不能容易向春風。』是何等的頹廢！李商隱詩：『晉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王獵一圍。』這雖是歌詠北齊，卻是代表晚唐的詩壇。

爲什麼晚唐詩人頹廢到這樣呢？這是我們所必要追問的。其原因蓋有二：第一，自中唐以後，內亂外患，無或已時，人民感於生命的奄忽；既然自己的生命隨時有喪失的危險，那末，又何妨痛痛快快，尋歡逐樂，也不枉生我一場。這樣，大家都朝着享樂主義方面走，是晚唐一般社會的風氣，詩壇自然也不免受了這種風氣的支配；第二，詩人大都是在社會有地位的人，下層社會的痛苦，他們是感受不到的。那些內亂外患，他們既不聞問；直接的痛苦，他們又感受不到，自然儘管去追求享樂，而不知國之將亡。

因爲這兩層原因，於以造成晚唐頹廢的文壇。

第七章 出塞曲

什麼是出塞曲呢？班馬蕭蕭，大旗飄飄，軍笳悠揚，師行離開長安很遠了，渡過黃河以北了，漸漸渡過隴頭水，越過隴西，出玉門關了；或是由河北直上，過了黑水頭，過了無定河，漸近燕支山了，漸近受降城了。黃沙蔽日，眼看着塞外的無垠荒涼，眼看着胡騎那般的驍勇驕悍，也許想到自己的家庭妻子，也許想到便與匈奴火迸一場。尤其是晚上，更漏永，慘淡的月兒高高地照着長城，喲，那荒涼的寂靜，橫着一支短短的笛兒，許是歡愉，也許是悲愁。許是英雄的戰曲，也許是異域鄉思吹起。這，這都是出塞曲呢！

出塞曲的起源：出塞曲係樂府橫吹曲，有鼓角。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引舊說云：『蚩尤氏師魍魅與黃帝戰于涿鹿之野，帝始命吹角爲龍鳴以禦之，其後魏

武北征烏丸，越涉沙漠，軍士聞之，悲而思歸，於是減爲半鳴，尤更悲矣。』這種說法，謂鼓角起源於黃帝，實在是謬誤了的，鄭樵氏卽首先說『黃帝之說，多是謬悠。』蓋中國所用鼓角，實源於胡角。崔豹古今注云：『橫吹，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用者黃鶴吟（或作黃鵠）隴頭吟，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陽，望行人等十曲。』又據唐書藝文志云：『江左宋梁之間，南朝文物，號稱最盛，人謠國俗，亦世有新聲。後魏孝文宣武，用師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隋平陳，因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遭梁陳之亂，所存蓋鮮。隋室以來，日益淪缺。武太后之時，猶有六十三曲，今其辭存者，惟（中略）四十四曲焉。』按出塞一曲不在此四十四曲內，可知出塞曲古辭在唐以前卽亡。徐師曾詩體明辨云：『今按諸曲古辭，惟存出塞紫騮』

馬二曲。……至論其詞，則出塞古詞已似齊梁間語，而當時擬作者多流靡麗；紫騮馬古詞及企喻以下諸曲，又鄙不足觀，蓋古詩之亡久矣。』

出塞曲的描寫，可以分爲出塞苦與出塞樂兩方面：古樂府有從軍有苦樂行，在出塞曲裏面，這種從軍苦樂的分野線，表現最爲明顯。現在先講出塞樂吧。

本來生離死別是人生最傷心的事，出塞既是生離，亦卽是死別了；縱說不至於死別，而拋棄父母妻子，走向數千里荒涼的塞外，頻年征戍，欲歸不能，這種生別離也就等於死別了，還有什麼樂趣呢？可是從另一方面看，要是一戰平胡虜，再戰定匈奴，凱歌言旋，都城父老迎至郊外，賜千里地，封萬戶侯，身畫凌烟閣，這麼一來，出塞之樂樂如何？李益從軍有苦樂行云：

『勞者且莫歌，我歌送君觴；從軍苦樂，此曲樂未央。僕本在隴水，隴水斷人腸。東過秦宮路，宮路入咸陽。時逢漢帝出，諫獵至長楊。驅馳遊俠窟，

非結少年場。一旦承嘉惠，輕身重恩光。秉筆參帷帟，從軍至朔方。邊地多陰風，草木自淒涼。斷絕海雲去，出沒胡沙長。參差引雁翼，隱鱗騰軍裝。劍文夜如水，馬汗凍成霜。俠氣五都少，矜功六郡良。山河起目前，睚眦死路旁。北逐驅獯虜，西臨復舊疆。昔還賦餘資，今出乃贏糧。一矢攻夏服，我弓不再張。寄語丈夫雄，苦樂身自當。』

出塞原是很苦的，然爲了戰功，爲了意氣，爲了君恩，也就樂於效命了。

依了出塞曲內涵的意義，出塞樂的原因可以分爲下列數種：

(一)報恩 在以前獨裁政制之下，國家就是君王。成立國家的三大要素（土地，人民，主權）均爲君王所有。所以從前人的觀念，以爲自己的生存一切均由君王所賜。君恩浩如海，報之以死生。這種報恩主義的文學便自然產生了。報恩主義也可以析爲二種不同的觀念：一種是以爲自己的生存便是爲君王

的，君王要我死，便不得不樂於死；君王要我生，纔能够生。這是愚夫愚婦的愚忠觀念。還有一種是真正受人主的特遇，以死相許，這纔是真實的報恩主義了。江淹古意報袁功曹詩云：『黃鵠去千里，垂涕爲報君。』在唐代文學裏面：

『上將三略遠，元戎九命尊。緬懷古人節，思酬明主恩。』（虞世基出塞）

『吹角動行人，喧喧行人起。笳應馬嘶亂，爭渡黃河水。日暮沙漠垂，戰聲煙塵裏。盡繫名王頸，歸來報天子。』（王維從軍行）

『羽檄起邊庭，烽火亂如螢。是時張博望，夜赴交河城。馬頭要落日，劍尾掣流星。君恩未得報，何論身命傾？』（吳均入關）

『塞外蕭條望，征人此路賒。邊聲亂朔馬，秋色引胡笳。遙嶂侵歸日，長城帶晚霞。斷蓬飛古戍，連雁聚寒沙。海暗雲無葉，山春雪作花。丈夫期報主，萬里獨辭家。』（鄭愔塞外）

『恨乏平戎策，慚登拜將壇。手持金鉞冷，身掛鐵衣寒。主聖扶持易，恩深報效難。三邊猶未靖，何敢便休官？』（高駢言懷）

『方見將軍貴，分明對冕旒。聖恩如遠被，狂虜不難收。臣節惟期死，功勳敢望俟。終辭修里第，從此出皇州。』（僧貫休入塞曲）

（二）愛國 雖說古人多沒有國家觀念，卻亦未嘗沒有愛國觀念的。因為古人的傳統思想，只看着中國是神聖的華夏，其餘的都是夷狄，不但文化和財富不及我們，就是人種也是劣等的；只有我們中國獨尊。可是那些夷狄也是很兇頑的，時常來與中國挑釁，並且往常敗漢兵，奪名城，逼帝京；這可不了，神聖的華夏可不要淪為夷狄？愛國思想都是這樣激發起來的。劉孝成隴頭水詩云：『時觀胡騎飲，常為漢國羞。豐妻成兩劍，殺子祀雙鈎。頓取樓蘭頸，就解郅支裘。』這完全是一種祖國超於一切的國家思想。有了這種愛國思想，豈但『不辭出

塞死，』就是『覺妻，』『殺子，』也無吝色，欣然赴國難了。

『一身救邊速，烽火連薊門。前軍鳥飛斷，格鬪塵沙昏。寒日鼓聲急，單于夜火奔。當須殉忠義，身死報國恩。』（李希仲薊門行）

『磨刀嗚咽水，水赤刀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杜甫前出塞）

『吾宗偏好武，漢代將家流。走馬辭中禁，屯軍向渭州。天心待破虜，陣面許封侯。卻得河源水，方應洗國仇。』（李頻贈李將軍）

『朔風飄飄開雁門，平沙歷亂卷蓬根。功名恥計擒生數，直斬樓蘭報國恩。』（張仲素塞下曲）

（三）功名 古人投筆從戎，從戎出塞，也不一定是爲着功名，如魏徵詩云：『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薛奇重詩云：『自是幽并客，非論愛立功。』（塞下

曲)可是『不有封侯相，徒負幽并客』(顧况從軍行) 世間只有功名富貴的引誘，最能够動搖人心，使人人犧牲性命而不自悔。有了萬戶侯的幻想，有了像圖凌烟閣的預期，有了功勒燕然，名垂青史的希望，就是出塞苦，也就變成出塞樂了。所謂意氣慷慨，英雄壯士，這些好聽的名詞，都足以引誘他們很愉快的到塞外去：

『燕頰多奇相，狼頭敢犯邊？寄言班定遠，正是立功年。』(王涯從軍詞)

『身承漢飛將，束髮卽言兵。俠少何相問，從來事太平。黃雲斷朔歛，白雪擁沙城。幸應邊書募，橫戈會取名。』(李益赴邠寧留別)

『自古多征戰，由來尙甲兵。長驅千里去，一舉兩蕃平。按劍從沙漠，歌謠滿帝京。寄言天下將，須立武功名。』(張祜采桑)

『昔送征夫苦，今送征夫樂。寒衣縱攜去，應向歸時着。天子待功成，別造

凌烟閣（劉駕送征夫）

『漢家邊事重，竇憲出臨戎。絕漠秋山在，陽關舊路通。列營依茂草，吹角向高風。更就燕然石，行看奏膚功。』（耿偉送王將軍出塞）

（四）戰勝 戰爭本來是很慘苦的，但一旦而戰勝，也是很可誇耀的。即使頻年征戰，困守邊城，備嘗了千辛萬苦，設忽轉敗爲勝，『前軍昨夜戰洮北，已報生擒吐谷渾，』這時各人悲喜交集的歡愉，真是不可以言語形容的。至於凱旋時候，築受降城，勒燕然石，生入玉門關，漸漸望見長安了，漸近故鄉了，這時各人悲喜交集的歡愉，也不是言語可以形容的。老杜詩云：『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沾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你看他僅僅聽到戰勝的消息，便驚喜欲狂，何況身在戰場上戰勝殺賊者的心理呢？我們且聽聽唐人殺賊的戰歌。如張祜的破陣樂：

『少年膽氣凌雲，共許驍雄出羣。匹馬城南挑戰，單刀薊北從軍。一鼓鮮卑送款，五餌單于解紛。誓欲成名報國，羞將開口論勳。』

盧綸和張僕射塞下曲：

『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

隱大子的破陣樂：

『受律辭元首，相將討叛臣。咸歌破陣樂，共賞太平人。』

薛逢的戰勝樂：

『百戰得功名，天兵意氣生。三邊永不戰，此是我皇英。』

李白的從軍行：

『百戰沙場碎鐵衣，城南已合數重圍。突營射殺呼延將，獨領殘兵千騎歸。』

王維的平戎辭：

『卷旆生風喜氣新，早持龍節靜邊塵。漢家天子圖麟閣，身是當今第一人。』

王昌齡的從軍行：

『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捲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

『胡瓶落膊紫薄漢，碎葉城西秋月團。明敕星馳封寶劍，辭君一夜取樓蘭。』

唐明皇的邊師喜捷：

『邊服胡塵起，長安漢將飛。龍蛇開陣法，貔虎振軍威。詐虜腦塗地，征夫血染衣。今朝書奏入，明日凱歌歸。』

究竟出塞是很淒苦的吧，即以唐人作品分析而論，出塞苦的作品究竟比出塞樂的描寫多。出塞樂實在是很稀罕的。即以上面所講的出塞樂，也只是主將專有的光榮，那裏會是兵士的快樂？若說報恩，縱使皇恩浩如海，也不會普遍到平民身上來，從戎出塞更多半是被強迫的，那裏說得上報恩？若說愛國，則當時的士大夫還沒有明顯的國家觀念，小百姓那裏知道愛國？若說功名，更令人傷心了，『死是征人死，功是將軍功』（劉濟出塞曲）即使殺敵致勝，凱歌言旋，那末，萬戶侯封誰的？千里地賜誰的？凌煙閣圖誰的？像那裏有小兵卒的分兒？『一將功成萬骨枯』那成千成萬的士卒，不過徒供將軍製造功名的工具罷了，還有什麼樂趣呢？

現在更進一步敘述出塞苦：

（一）荒涼 中原佳麗，錦繡山河。是這般嬌養慣了的，怎樣看得慣塞外的

滿目荒涼？不僅青山綠水，春花秋月，在塞外是稀見的，即春色春光，亦不漏泄於塞外。王之渙詩：『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蓋寫實也。我們讀過李華的弔古戰場文，開首幾句便說：『浩浩乎平沙無垠，曩不見人。河水不流，羣山糾紛……鳥飛不下，獸挺亡羣。』觸目驚心，陰霾之氣顯然！又王之渙詩：『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煙塵我獨知。』又劉商詩云：『萬里重陰鳥不飛，寒沙莽莽無南北。』不必頻年征戍，不必頻年苦戰，這種荒涼景象，已經令征人難堪了。塞上曲云：

『一陣風來一陣砂，有人行處沒人家。
黃河九曲冰先合，紫塞三春不見花。』(周樸)

『天邊物色更無春，祇有牛羊與馬羣。
誰家營裏吹羌笛，哀怨教人不忍聞？』(樂府詩鎮西二首之一)

『關山萬里遠征人，一望關山淚滿巾。青海戍頭空有月，黃沙磧裏本無春。』（柳中庸涼州曲）

『桑乾歸路遠，聞說亦愁人。有雪常經夏，無花空到春。下營雲外火，收馬月中塵。白首從戎客，青衫未離身。』（于鵠送韋判官歸薊門）

不僅荒涼而已呢，塞外苦寒，尤爲難堪！李白詩：『五月天山雪，無花只有寒；岑參詩：『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卽飛雪。』劉駕詩云：『胡風不開花，四季多作雪。北人尙凍死，况我本南越。』征衣旣薄，地復苦寒，還有半點出塞樂在那兒？

（二）久戍 久戍也是出塞難堪的事吧。有的青春出塞，老大不回，整個的人生都消磨於荒涼的塞外，莫說家庭幸福，妻兒團聚的夢想，卽回鄉也就難能，怎樣不令人傷心？且聽聽他們的哀吟：

「邊草蕭條塞雁飛，征人南望淚沾衣。黃塵滿面長須戰，白髮生頭未得歸！」（令狐楚塞下曲）

「孤城日對戍樓閑，迴合青冥萬仞山。明鏡不須生白髮，風沙自解老紅顏。」（夏侯審塞上曲）

「辛勤幾出黃花戍，迢遞初隨細柳營。塞晚每愁殘月苦，邊秋更逐斷蓬驚。」（王維塞下曲）

「聞道黃花戍，頻年未解兵。可憐閨裏月，遍照漢家營。」（蓋嘉運伊州歌）
真是陳陶所謂「邊場豈得勝閨閣，莫逞雕弓過一生。」其實誰願逞雕弓過一生呢？「征人豈不思鄉國，只是皇恩未放歸」吧了。

（三）鄉愁 我們只要離開故鄉，便不免引起異域的鄉愁，這是人情之常。尤其是出塞征戍，一方面是生死未卜，一方面是離家萬里。征戰流離，沙場隻影，

何如家庭的妻團子聚！寒霜刺骨，鐵甲凝冰，何如故鄉的風和日暖，花好月圓？從各方面想來，不但想不出絲毫快感，只有哀傷，只有鄉愁！也許胡笳夜永，想到自己的家庭而感泣；也許戰場殺伐，不免掉下幾點妻兒的眼淚。

『秦築長城在，連雲積氣侵。風吹邊草急，角絕塞鴻沉。世世征人往，年年戰骨深。遼天望鄉者，迴首盡沾襟。』（周朴塞上行）

『迴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李益夜上受降城聞笛）

『春至金河雪似花，蕭條玉塞但胡沙。曉來重上關城望，惟見驚塵不見家。』（陳去疾塞下曲）

『黑山南面更無州，馬放平沙夜不收。風送孤城臨晚角，一聲聲入客心愁。』（杜牧邊上晚秋）

這種抒寫塞外的鄉愁，在唐人詩裏面是很普遍的。胡曾詩云：『半夜帳中停燭坐，唯思生入玉門關。』亦可見當時征人出塞的苦痛了。

(四)苦戰 無論怎樣願意『爲國捐軀』無論怎樣『視死如歸』但是戰爭究竟是一件痛苦而恐怖的事情，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何況連年苦戰，殺伐不已，更是催發戰士的哀吟：

『百戰無軍食，孤城陷虜塵。爲傷多易子，翻弔淺爲臣。漫漫東流水，悠悠南陌人。空思前事往，向曉淚霑巾。』(耿漳宋中)

『北風鳴晚角，雨雪塞雲低。烽舉戰事動，天寒征馬嘶。出營紅旆展，過磧暗沙迷。諸將年皆老，何時罷鼓鼙。』(丁稜塞下曲)

『塞北無草木，烏鳶巢僵屍。決澗沙漠空，終日胡風吹。戰卒多苦辛，苦辛無四時。』(戎昱塞下曲)

「城上畫角哀，卽知兵心苦。試問左右人，無言淚如雨。何意休明時，終年事鼙鼓。」（戎昱塞下曲）

張喬詩云：『橫笛休吹塞上聲，坐中有老沙場客。』老來回憶，尙且令人驚心動魄。何況正當苦戰殺伐之年。邵謁戰城南曲云：

『武皇重征伐，戰士輕生死。朝爭刃上功，暮作泉下鬼。悲風弔枯骨，明月照荒壘。千載留長聲，嗚咽城南水。』

愛生惡死，乃是人之恆情。縱使少年意氣，爲了國事，爲了戰功，慷慨激昂，出塞從戎；但是一出玉門關，啊呀，那般的荒涼，那般的淒冷！窮守邊塞，年年苦戰，不免想起自己的家人妻兒，更不免引起死生之感。這時，什麼意氣和壯志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若是一旦『朝爭刃上功，暮作泉下鬼』，那末，一方面是『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閨中夢裏人』！一方面卻已『悲風弔枯骨，明月照荒壘』。想

到這兒，就是英雄，也免不了掉下幾點兒女的眼淚呢！

上面算是把出塞曲包括的內容，出塞苦與出塞樂，約莫敘述一個輪廓出來了。但是我們現在所講的『出塞曲』並不是僅指那些用『出塞曲』做題目的作品而言。就廣義言，出塞曲的種類牌名實在非常的多。往往因為邊塞地域不同，作者因地製詩，卽以其地名，往後便因襲成牌名了，如隴頭水，燕支行。又有用篇首一句作爲詩題，往後便因襲成一種曲調了，如飲馬長城窟行是。現在我們就唐人出塞曲的牌名種類，排列起來，並考其源。有些起源不容易一時考證出來而且用不着考證的，則隨作者之便，舉詩示例：

(一) 關山月 古詩言傷離別也。陳後主有關山月二首，備言出塞征戍之

苦。唐人司空曙關山月詩云：『蒼茫明月上，夜久光如瀆。野漠冷胡霜，關樓宿邊客。隴頭秋露暗，磧外寒沙白。唯有故鄉人，露裳此聞笛。』這是一首五言律詩，同

時也有關山月的古風。度關山同。

(二) 塞下曲 王昌齡塞下曲云：『邊頭何慘慘，已葬霍將軍。部曲皆相弔，燕南代北聞。功勳多被黜，兵馬亦尋分。更遣黃龍戍，唯當哭塞雲。』古塞下曲與塞下曲同。陶翰于瀆貫休所作古塞下曲均極力描寫出塞苦。

(三) 塞上曲 王昌齡塞上曲詩：『秋風夜渡河，吹却雁門桑。遙見胡地獵，羸馬宿嚴霜。五道分兵去，孤軍百戰場。功多翻下獄，士卒但心傷。』塞上行同。

(四) 飲馬長城窟行 此曲起源於蔡邕。陳琳有詩云：『水寒傷馬骨，』備言長城征役之苦。唐人陳標詩：『日日風吹虜騎塵，年年飲馬漢營人。千堆戰骨那知主，萬里枯沙不辨春。』……亦極言邊城征戍之苦。

(五) 隴頭水 羅隱隴頭水詩：『借問隴頭水，年年恨何事？全疑嗚咽聲，中有征人淚。自古無長策，況我非探智。何計謝潺湲，一宵空不寐。』

(六)隴頭吟 于濇詩：『行人何傍徨，隴頭水嗚咽。寒沙戰鬼愁，白骨風霜切。薄日朦朧秋，怨氣陰雲結。殺成邊將名，名著生靈滅。』

(七)隴西行 陳陶隴西行詩：『隴戍三春塞草青，樓煩新替護羌兵。同來死者傷離別，一夜孤魂哭舊營。』隴上行同。

(八)涼州曲 柳中庸詩：『高檻連天望武威，窮陰拂地戍金微。九城弦管聲遙發，一夜關山雪滿飛。』涼州詞、涼州行同。

(九)出塞行、古出塞曲 與出塞曲同。王昌齡出塞行詩：『白草原頭望京師，黃河水流無盡時。秋天曠野行人絕，馬首東來知是誰？』

(十)望薊門、薊門行 與出自薊北門行同。祖詠望薊門詩：『燕臺一去客心驚，笙鼓喧喧漢將營。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沙場烽火侵胡月，海畔雲山擁薊城。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李白有出自薊北門行。

(十一)戰城南 古詩有『戰城南，死郭北』辭，係描寫戰爭的慘苦。唐人多有借戰城南題來抒寫塞外的征戰，如僧貫休戰城南曲：『萬里桑乾傍，茫茫古蕃壤。將軍貌憔悴，撫劍悲年長。胡兵尙陵逼，久住亦非強。邯鄲少年輩，個個有伎倆。拖槍半夜去，雪片大如掌。』

(十二)入塞曲 入塞曲好像與出塞曲相反的，其實不然。有些入塞曲固然是寫奏凱言旋，奏着很愉快的入塞曲；但在唐人作品裏面，所謂入塞曲也與出塞曲同其性質。沈彬詩：『苦戰沙門臥劍痕，戍樓閑上望星文。生希國澤分偏將，死奪河源報聖君。鳶覩敗兵眠白草，馬驚邊鬼哭陰雲。功多地遠無人紀，漢閣笙歌日又曛。』

此外出塞曲的種類牌名還很多，如燕歌行，伊州詞，邊塞行，遼東行，不勝枚舉。大概這些曲題名的起源，往往是另一意義，或者竟與『征戍』或『出塞』無關，

但是後人借題抒意，不必悉符古詩之義；而唐人邊塞詩發達，於是這些樂府古題都變成出塞曲的意義了。

第八章 寶刀與戰馬

因爲唐代戰爭文學的發達，於是與戰爭有連鎖關係的寶刀和戰馬，也就成爲唐代詩人描寫的主題。這種描寫的確是很有趣味的，這也可說是一種詠物詩，但是却與一般的詠物詩有絕大的差異。第一，平常的詠物詩，往往只限於物體的形容，如詠孔雀，詠鸚鵡，只不過將孔雀和鸚鵡描寫形容得淋漓盡致，便算成功的作品；可是詠寶刀與戰馬的意義，却絕不只是形容寶刀與戰馬的本體便算了事，唐人的歌詠寶刀與戰馬，往往是將寶刀戰馬戰爭化，來象徵戰爭裏面的意義。第二，平常的詠物詩，只及於山川草木，供人雅玩的東西，如桃花，荷花，香草，美人，都是代表兒女柔情的象徵物；而寶刀與戰馬，却是雄糾糾的，令人驚心動魄，詩人多不吟詠及之。可是，唐代詩人却每愛以寶刀與戰馬來象徵英

雄。所以寶刀與戰馬的文學，也就是英雄的文學。

自然，和戰爭發生關係的武器什物，決不止寶刀與戰馬兩種。如馬戴的出塞詩：

『金帶連環束戰袍，馬頭衝雪度臨洮。卷旗夜戰單于帳，亂斫胡兵缺寶刀。』

這裏的描寫，便包括金帶、戰袍、馬、旗、寶刀五種，都是與戰爭有關係的；然而唐代詩人專門提出來，反覆地加以吟詠的，只有寶刀與戰馬二種。現在我們只就這兩種加以敘述吧。

請先從寶刀講起。寶刀是戰爭武器之一，唐人所描寫的武器很多，如箭、戈、弩、彈、弓……都是。李嶠有十幾首五言律詩，便是分別來歌詠這些武器的。我們在這裏如果一一舉例，那太麻煩了。且選擇幾個例子來研究。杜甫詩：

『致此自辟遠，又非珠玉裝。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氣必騰踴，龍身寧久藏。風塵苦未息，持汝奉明王。』（蕃劍）

李嶠詩：

『我有昆吾劍，求趨天子庭。白虹時切玉，紫氣夜干星。鏗上芙蓉動，匣中霜雪明。倚天持報國，畫地取雄名。』

劉長川詩：

『寶劍不可得，相逢幾許難。今朝一度見，赤色照人寒。匣裏星文動，環邊月影殘。自然神鬼伏，無事莫空彈。』

司馬圖詩：

『樓下公孫昔擅場，空教女子愛軍裝。潼關一敗吳兒喜，簇馬驪山看御湯。』

劉禹錫詩：

『常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朝兩相視，脈脈萬重心。』（視刀環歌）

這些詩都是很有趣味的，有專描寫寶劍的神奇的，有以寶劍來象徵高尚芬芳的人格，有以寶劍來象徵英雄事業的，諸如此類，都是寶劍的活動化，人格化。此外如杜甫的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則是描寫舞劍的技藝，白樂天的折箭頭，則是用寶劍以喻自己。他如『劍喻』、『古劍篇』之類，也都是借寶劍的題名而用在另外一個意義上的。

說到戰馬，更有趣味了。馬的故事古來很多，古人有以愛妾來換一匹戰馬的，又有拿千金來買馬骨頭的。這種有趣味的故事，自然成爲唐人描寫戰馬的好題目。例如張祜的愛妾換馬詩：

『一面妖桃千里蹄，嬌姿駿骨價應齊。乍牽玉勒辭金棧，催整花鈿出繡

閨。去日豈無沾袂泣，歸時還有頓銜嘶。嬋娟躑躑春風裏，揮手搖鞭楊柳堤。

『綺閣香銷華廐空，忍將行雨換追風。休憐柳葉雙眉翠，却愛桃花兩耳紅。侍宴永辭春色裏，趁朝休立漏聲中。恩勞未盡情先盡，暗泣嘶風兩意同。』

李賀的馬詩：

『寶玦誰家子，長聞俠骨香。堆金買駿骨，將送楚襄王。』
此外描寫戰馬的，有沈佺期的驄馬詩：

『西北五花驄，來時道向東。四蹄碧玉片，雙眼黃金瞳。鞍上留明月，嘶聞動朔風。借君馳沛艾，一戰取雲中。』

盧照鄰的紫騮馬：

『騮馬照金鞍，轉戰入皋蘭。塞門風稍急，長城水正寒。雪暗鳴珂重，山長噴玉難。不辭橫絕漠，流血幾時乾。』

例子是舉不盡的。唐人最喜歡詠馬，就所描寫的戰馬種類分，有紫騮馬、驄馬、玉腕騮、駱馬、天馬、驕驕駿……就所描寫的馬的狀態分，有病馬、浴馬、飲馬、疲馬、牧馬、舞馬……就描寫戰馬的內涵的意義分，有借以象徵人格，有借以歌詠英雄，有用以抒懷抱，有用以感懷時勢。在這一點，戰馬與寶刀，在唐人詩中所涵的意義是沒有二致的。

此外在唐人的戰爭文學裏面，被用最多的，有笛子與楊柳。但這樣往往是用作悲哀的象徵，在那些鄉愁曲與閨怨辭裏面是很容易發現的。可是，却不是偉大和英雄的象徵，這與寶刀和戰馬在意義上恰恰相反。這裏不必多舉例了。

附錄 談談非戰文學

這一兩年來中國文壇裏充滿了非戰文學的緊張的空氣。文學研究會的諸君，並且在小說月報特出兩巨冊非戰文學專號（小說月報第十五卷第七號第八號）介紹了幾十篇翻譯的和創作的非戰作品。西諦君在那專號的卷頭語上說得好：『祇要能在一般具有「人的心」的人民與軍士中，祇要能在熱血的少年人中，播種下反對戰爭的種子，我們的願望便算滿足了。』

戰爭原來是人類一種極恐怖的現象，人類到現在還不能避免戰爭，這實在是全世界人類共同的羞恥。但是，戰爭果然是能夠避免的嗎？不能的，不能的，人類永遠沒有能夠消滅戰爭的一日，除非宇宙破亡。原來人類就有一種好勝好戰的天性，用心理學上的名詞來說，人類有幾種很壞的本能，例如破壞性，好

殺性，佔有慾等等，這些壞的本能，縱然可以利用教育上的完善方法，可以防阻牠的發展，却不能消滅牠。這種種壞的本能之不能消滅，也就證明人類的戰爭沒有絕滅的希望。並且，在人類的最初，固然是人類與一切生物爭存，與鳥獸蟲魚爭食，完全是戰爭本能最發揮的時候；但是，到了後代，有了文化和社會，有了政治，經濟，法律的各種社會關係，有時雖不願意戰，有時雖即詛咒戰爭，而社會的關係，精神和物質兩方面的關係，不能不發生戰爭，那就不是簡單的本能衝動了。完全應用理知來指導人生的二十世紀，人道主義最發揮的時代，經過了歐洲大戰那樣巨大的犧牲，伏屍千萬，流血萬里，以爲戰爭的怖夢總不會再在人類社會發生，和平的女神永遠地不會飛逝了；其實這只不過是列強大戰後需要休養生息的潛伏期，這只不過是暫時疲倦的甘言。看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怖夢不是又開始了？老實說吧，世界至少還要七千二百次大戰，三萬六千次

小戰，到那時或許人類死盡了，或許教育的方法能夠消滅人性的壞本能，政治經濟的關係也能夠完善而不生衝突，纔有和平的希望。

我的意思不是說，戰爭沒有避免的可能，便不必去鼓吹非戰思想，也許鼓吹的力量能夠發生實效也未可知……但是我們自對於文學裏面鼓吹非戰思想，不免起了兩重的懷疑：

第一，戰爭誠然是罪惡，牠破壞人類的團結，牠阻礙文化的進展。我們應該是起來主張非戰；但是，我們不為正義而戰嗎？我們不為強權的侵略而抗戰嗎？我們不向帝國主義者進攻嗎？我們不為要求民族的解放與自由而戰嗎？我們不應該為要求全國民的福利而向軍閥、政閥，一切的國賊進攻嗎？我們不為永久的和平而戰嗎？一切外患內亂交迫着我們國民，我們應該無抵抗而避免戰爭嗎？

第二，現代戰爭的造因，已經不是簡單的本能衝動了，往往因為政治上，經濟上，或種族上的衝突，國際間不能不誘起戰爭。例如這次的歐洲大戰，能夠說是好戰的本能衝動嗎？我們辛亥的革命，我國的大革命，能夠說是好戰的本能衝動嗎？現在的問題，不是人類愛好戰爭，不是人類沒有非戰思想；是戰爭在政治，經濟，種族上面鑄成了一種不可避免的危險。所以在文學裏面鼓吹非戰的思想，實在是無益的。

豈但是無益呢？既然戰爭不是鼓吹非戰思想所能避免的，既然為正義而戰也是十分光榮的，那末，那些非戰論的文學作品，非徒無益，並且很容易發生很有損害的一些影響。

非戰文學的消極方面的影響，對於國民性是很妨害的。我們知道一個民族的特徵性，至少應該具有奮鬥，尚勇，堅忍的幾種精神。非戰文學家那樣觀世

音般大慈大悲的，那樣婦人之仁的，那樣小孩子般恐怖的，一味慈善主義的非戰思想，不但不足以鼓鑄民族勇武的靈魂，並且造成一種卑怯的，頹廢的，消極的，奴隸的，亡國的劣根性。

尤其現在的中國，我們能够非戰嗎？五卅慘案發生了，巡捕開槍擊殺華人了，外國軍艦已經包圍上海了，蘇俄已經管理蒙古了，日軍乘機潛入南滿了，帝國主義者不斷的向我們進攻，我們能够非戰嗎？江浙的戰事未已，廣東的戰事未已，東北的戰爭又爆發了，魯豫的戰爭又爆發了，土匪到處掠劫了，水深火熱的內亂沒有已時，我們能够非戰嗎？本來酷愛和平，已鑄成中國人的特性，何待鼓吹非戰？況且中華民族經過儒教，道教，佛學，理學等東方文化幾千年不斷的渲染，已經變成卑弱的，無抵抗的亡國的國民性了。我們現在正應該鼓吹尚武奮勇的猛烈精神，喚醒偉大民族的靈魂，爲正義而作戰，爲民族的獨立與自由

而作戰，爲祖國的生存與福利而作戰，爲世界永久的和平而作戰。我們所需要的，是革命的，主戰的文學，我們應該反對卑怯的非戰文學，反對那妨害國民性的鼓吹非戰思想的文學。但是那些戰爭文學裏面，表現或描寫戰爭的作品，我們自然沒有反對的意思。

末了，鄭重地說一句：現在的文壇，應該提倡主戰的非戰文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0090B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 垂督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初版
 民國廿二年一月印行
 國難後第一版

(二七〇三)

國學叢書 唐代的戰爭文學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胡 雲 翼

編 輯 主 幹

王 雲 五

發 行 者 兼 印 刷 者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 行 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8
2-10



~~1651913~~